

# 马克思生产理论的双重向度及当代观照

刘 薇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生产是人类历史的第一前提。后现代主义者鲍德里亚由此将马克思关于生产的理论视为资产阶级“生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同谋”。究其实质，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内蕴存在论与社会批判理论的双重向度，鲍德里亚无视这一内在统一，把批判单独指向关于生产的存在论向度，罔顾其指向对作为一定生产内容的资本主义生产现实的批判，只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理论作形式化理解。从对马克思生产理论双重向度内在统一性的体认出发，不仅能够回应后现代主义对生产的解构性意向，而且可以更深刻地领会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现实发展及其对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社会发展模式反思与超越。从存在论向度看，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现代文明的共同性特征；从社会批判理论向度看，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及其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实践超越。

**关键词：**马克思生产理论；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A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245（2024）02-0030-07

生产概念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性概念。马克思强调，生产是人类历史的第一前提，“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sup>①</sup>。法国后现代主义者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从未质疑过生产本身，甚至将资产阶级的经济理性原则推广到整个人类历史，政治经济学批判由此构成对资本主义生产意识形态的证明。事实上，虽然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存在关于生产的生存论构境，但马克思并未接受现实中存在抽象的生产存在这一观点，“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sup>②</sup>。由理论剖析可知，历史唯物主义生产理论内蕴存在论与社会批判理论的双重向度，必然构成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现实批判。结合我国社会发展实践，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引

领下开创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回溯基础性概念考察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逻辑，有助于全面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制度属性及文明内涵。

## 一、马克思的生产概念与后现代主义的形式化曲解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释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的关系时指出：“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sup>③</sup>进言之，“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

收稿日期：2023-06-25

基金项目：本文系吉林省社科基金“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体系与时代价值研究”（2022C1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薇，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助理研究员。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8页。

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sup>①</sup>。马克思阐释了关于人类生产活动及劳动的基本观点，即“自由王国”开始于某种劳动终止的地方，这种劳动作为人类生产活动由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照此理解，“自由王国”即在自由领域中，人类的生产活动由自身发展的自我目的内在规定。马克思以社会化、物质变换、共同控制、消耗最小等概念诠释了这一自我规定的人类生产活动的基本特征。这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下人类生产活动的物化现实展开的理论批判，从思想旨趣层面看，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异化劳动的批判相一致。

从对马克思前后期文本的理解可知，部分概念诸如生产、劳动、实践以及感性活动等，虽然所处语境不同，但属于同一系列，用以表征人类主体以人与自然关系为基础发起的对象性活动，即人的感性的、能动的对象化活动。就其本质而言，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首先通过对“动物的生产”和“人的生产”的比对进行确证，“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sup>②</sup>。马克思认为，这正是人与动物的区别所在，即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sup>③</sup>。马克思还将人类的生产活动阐释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用来规定人的类特性，并指出“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sup>④</sup>。在作为人的类特性的自由的有意识的对象化活动中，人作为活动的能动主体通过劳动改造对象世界，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而劳动“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sup>⑤</sup>。正是在劳动及生产活动中，人作为活动主体能够在自我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并与劳动对象构成互为前提的现实存在。

随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确立，马克思进一步将“对象化活动”的语境转向人类现实的生产，表

现为从传统哲学话语向物质生产话语转换。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用生产规定人，但无论从意识、宗教或其他方面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sup>⑥</sup>。马克思认为，生产是人类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和基本条件，人类“创造历史”的前提是能够生活，依靠生产满足其必需的吃喝住穿等基本需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从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出发强调：“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sup>⑦</sup>在表明物质生产活动基础性的同时，进一步肯定了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

由此可见，生产是人类历史的第一前提，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对人类社会的生存论反思，生产的基础必然是物质资料的生产，需要依靠生产力的发展与经济建设实现。邓小平同志指出：“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sup>⑧</sup>回溯我国社会发展实践，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一根本原则，基于当时的基本国情，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确立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并以此转变战略决策，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阶段。经过几十年的社会实践，我国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20世纪80年代基本实现温饱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综合国力显著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得到空前改善。这一伟大历史成就的取得离不开社会生产及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

鲍德里亚在《生产之境》一书中对物质生产活动的基础性提出质疑，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物质生产活动基础性的阐释视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同谋”，认为马克思关于“生产的概念从未受到质疑，它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克服政治经济学的影响”<sup>⑨</sup>。甚至断言，“马克思将经济学的理性方式普遍化了，并作为人类生成的一般模式推广到整个人类历史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8-929页。

②③④⑤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2-163、163、163、519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7页。

⑧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0页。

⑨ [法]鲍德里亚：《生产之境》，仰海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43页。

中”<sup>①</sup>。由此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秩序的工具将陷入资本主义精心塑造的意识形态幻象。

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无论历史唯物主义学说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生产概念都是最重要的基础性概念,不能就此武断地将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意识形态等而视之。事实上,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通常止步于否定性环节,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理论内蕴双重层面的思想向度。从存在论向度而言,马克思阐释了对于生产的一般性理解,积极肯定生产,并在唯物史观视域中,将生产视为人类一切历史的首要前提,这一层面实然处于整个理论的中心。鲍德里亚的批判正以此为鹄。但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同样蕴含社会批判理论的思想向度,由此展现出对资本主义生产现实的否定性批判,基于对这一向度的理解,马克思对生产力的赞美不是抽象的、无条件的,而是始于现代性批判和反资本主义立场。

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的批判存在隐性前提,即将历史唯物主义存在论向度中对生产的一般性理解视为抽象概念,错误地把马克思划入从观念推演现实的形而上学家行列。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不是“从绝对的和不变的抽象出发”规定具体的社会现实,而是在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建构中秉持“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想原则,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传统形而上学与唯心主义的关键。基于对这一原则的体认,对生产的考察必然落到一定的社会形态,正如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中强调,“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例如,是现代资产阶级生产——这种生产事实上是我们研究的本题”<sup>②</sup>。结合具体的社会形态,马克思面对的资本主义现实、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的一般性理解,即生产的存在论构境构成对资本主义这一特殊性生产体系的现实批判。换言之,关于生产的存在论阐释与社会批判理论的逻辑构成,在历史唯物主义整体视域中是内在统一的。鲍德里亚无视这一内在统一,把批判单独指向关于生产的存在论向度,割裂了理论与现实的关系,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理论作纯粹的形式化理解,罔顾其指向的、对作为一定生产内容的资

本主义生产现实的批判。

## 二、马克思生产理论双重向度的理论考证与实践阐释

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出发,“批判的武器”不等于“武器的批判”,“批判的武器”只有转化成“武器的批判”,才能从理论批判转向现实批判,否则只能流于传统形而上学与唯心主义“解释世界”的思维范式。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通过对劳动作为人的“对象化活动”的阐释,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异化劳动的多重现实。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中进一步指出:“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sup>③</sup>即对一定社会形式中生产问题的把握,必须坚持存在论与社会批判理论相统一的原则,马克思摒弃抽象的生产存在,表明历史唯物主义是关切现实的科学。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意识形态作了系统性批判。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只是一定社会的生产类型,具有历史性特征,“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sup>④</sup>。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把资本主义生产条件塑造为人类生产永恒不变的自然条件,对资本主义经济范畴作了抽象的、非历史的表达,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特殊性僭越人类生产活动的普遍性。被这一意识形态掩盖的是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即“遮蔽着少数人决定统治多数人生活的现实”<sup>⑤</sup>,掩盖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剥削本性。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展现的只能是生产逻辑被资本逻辑主导、生产目的被定位于资本自我增殖的社会现实。但资本的自我增殖及资本的积累不可能无限度实现,“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sup>⑥</sup>。这一界限在当代社会表现为由过度生产触及的自然的界限。

由此可见,鲍德里亚从消解“生产主义”意识

① [法]鲍德里亚:《生产之境》,仰海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11页。

④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9、15页。

⑤ [加]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岳长龄、李建华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148页。

形态视角出发，将马克思关于生产的理论视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同谋”，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生产理论的误读，其反映的思想旨趣不仅没有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意识形态，而且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为思想的倒退。从思想史的发展看，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指出，在近代哲学的认识论逻辑中，马克思用人类劳动的规定性超越了传统哲学的唯心主义理路，“意识的自我反思触及的是社会劳动的基本结构，并在社会劳动中揭示从事客观活动的人同他周围的客观自然界的综合”<sup>①</sup>。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即人类生产活动及劳动揭示的历史范围内，“人的主观自然和构成人的世界的基础和周围环境的客观自然界是联系在一起的”<sup>②</sup>。而传统哲学则执着于意识的内在性论域，“在意识中通过范畴化、理性化的过程来综合表象，结果所能把握到的仍然只有意识本身的规定性”<sup>③</sup>。其中，无论笛卡尔的“我思”、康德的“先验意识”，还是费希特的“绝对自我”，都无法走出意识自身封闭进而给予现实人以现实把握。即使黑格尔哲学似乎要穿透这种“自我意识”的静观性，“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sup>④</sup>。但在“绝对精神”的统摄下，劳动只是抽象精神的外化，无法跳出“自我意识”的藩篱。比照鲍德里亚的相关思想，其主张用“象征交换”“符码”等概念建构人的存在规定，未能走出从观念推演现实的形而上学的老路，只是用新的话语重返观念论的思维牢笼，停留在主体意象而无法真实地切入社会现实，沦为单纯的概念运作，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的原初理论发生根本性错位，进而“把马克思本来的理论与实践间的生动的互相建构过程，变成了一个单纯的理论生产过程”<sup>⑤</sup>。

从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建构出发，马克思用人类劳动的规定性超越了传统哲学的内在性论域，即用劳动及生产活动给予现实的人及其活动以现实的把握，这一思想蕴含对人类生产活动及劳动积极性的肯定。但如果对相关问题的体认仅停留在积极性层面，则可能再次陷入传统哲学的本质化窠臼，“劳动”将被单纯地塑造成人的抽象规定。事实上，黑格尔“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而没有看到它的

消极的方面”<sup>⑥</sup>。黑格尔的劳动概念因其纯粹的抽象性而成为单纯的理论探讨，体现了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深层认同。究其实质，在哲学话语层面，黑格尔仅对劳动的对象性关系作了同一性理解，没有认识到应然与实然的不同状态、无视“对象化”与“异化”的对立。结合具体的物质生产话语，黑格尔未看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人与人关系的现实物化，即劳动的消极方面。对此，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指出：“如果说有一个英国人把人变成了帽子，那么，有一个德国人就把帽子变成了观念。”<sup>⑦</sup>前者指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李嘉图，后者指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前者把人与人的关系变为物与物的关系，后者将物化的人变为绝对观念。从历史唯物主义生产理论的双重向度看，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的生产活动体现了劳动的消极方面——异化劳动的多重现实是历史唯物主义社会批判向度的理论指向。

进言之，对理论的把握必然植根于社会实践，如此才能避免把理论探讨变成单纯的概念游戏。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劳动作为人的对象化活动的阐释，始终联系资产阶级的经济现实。马克思认为，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把维护资本家的利益当作最终原因，把“应当加以说明的东西假定作为一种具有历史形式的事实”<sup>⑧</sup>。并以此为逻辑起点，解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一切经济现象。但在这一状况下，另一个基本事实是被资本雇佣的工人生产的财富与商品越多，其遭受的控制力越大，自身作为劳动力商品就越廉价，在这个世界中，物的增值总是伴随人的贬值。马克思认为，“这一事实无非是表明；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sup>⑨</sup>。究其本质，劳动产品作为劳动的对象化，是劳动主体本质力量的确证，但从私有制与雇佣劳动的现实出发，劳动的对象化却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自身创造对象的奴役，对象化的劳动成为异化的劳动。如此不难理解，无论鲍德里亚解构生产的否定性路向，还是黑格尔对于劳动关涉人之自我创造意义的肯定性表达，都因割裂了理论与

①②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郭官义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

③ 袁立国、高雪：《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形态及其中国语境》，《山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

④⑥⑦⑧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5、205、597、156、156页。

⑤ 张盾：《重新辨析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論本意》，《哲学研究》，2005年第6期。

实践间的生动联系而无法走出观念论的思维牢笼。

我国发展的具体实践不仅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且不断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现实构建。首先,从历史唯物主义对人类社会的生存论反思出发,生产是人类历史的第一前提,任何社会的发展都必然以物质生产为基础。改革开放之初,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只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为我国社会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但以往发展模式在取得伟大历史成就的同时,也带来现代社会的共同性危机,诸如自然资源过度消耗与生态环境过度破坏等问题。因此,如果一味单向度地追求经济建设与物质财富创造,将不可避免地陷入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遭遇同样的现实界限。有鉴于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新的历史方位与发展起点,党中央进一步深化战略决策,开启了着力探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文明全方位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理论与实践的互构过程中,深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话语,能够为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现实发展及对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提供反思与超越。

### 三、双重向度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超越与文明形态

理论发展创新的源泉和动力均来自丰富生动的实践活动。以马克思生产理论观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实践启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不仅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而且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些前无古人的创举,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sup>①</sup>这一重要论述全面揭示了

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根本区别,为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制度属性与内在实质提供了科学指导。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及其开创的现代文明作了翔实阐释,“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sup>②</sup>。并赞扬这一文明的显著特征,认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sup>③</sup>。现代资本文明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为人类社会带来极为丰裕的物质财富,将人类作为自然存在物从自然界中获得解放的自我发展能力提升到新高度。马克思基于更为宏大的历史视野,在《资本论》及相关手稿中进一步指出:“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就是创造这种剩余劳动……以致一方面整个社会只需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sup>④</sup>此外,资本的文明面还表现在“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sup>⑤</sup>。可以说,在现代资本文明中,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和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在带来丰裕物质财富的同时,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整体发展。

#### (一) 从生产关系的内在实质层面看

首先,现代资本文明的发展逻辑仍基于奴役性的强制关系,未从根本上达成对既往私有制社会的内在超越,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生产活动依旧体现为异己的“被迫的强制劳动”,对于生产者而言,“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sup>⑥</sup>。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及相应人格的两极分化成为社会现实的必然结果。究其实质,西方社会以资本为中心的文明形态只是用新的以经济原则为主要形式的压迫代替以往社会形态以政治原则为主导的压迫形式,未改变社会关系的剥削与压迫性质。

其次,在现代资本文明形态下,资本及其增殖是决定一切的力量,物质生活关系是整个社会的主

① 习近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埋头苦干、勇毅前行》,《求是》,2022年第1期。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3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9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7-928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0页。

题，纯粹的“商品世界”成为这一文明形态的社会表象。在这一社会状况下，生产不是为了获得使用价值以满足社会的整体性需求，而是谋求交换价值实现资本增殖，一切劳动产品都变成可供交换的商品，劳动者因无法直接占有劳动资料，被资本悬隔于“生产性假象”，自身的劳动力沦为特殊商品，被彻底“物化”，人的关系变为物的关系，“产生出一个由现成的物以及物与物之间关系构成的世界”<sup>①</sup>，“物质主义”必然构成现代资本主义最典型的意识形态。此外，资本无止境的增殖与致富欲望驱使其不断向全球扩张，整个世界在资本的冲击中沦为其市场，地球的自然资源成为其实现增殖的材料。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从客观上开创了世界历史时代，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资本逻辑主导下的世界历史必然服务于资本逻辑，直接性殖民、金融霸权、生态殖民等扩张掠夺现象均是这一逻辑的必然结果。

反观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在社会生产实践中深化、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并对其进行现实构建，既具有现代文明的共同性特征，又基于我国国情体现中国特色以及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内蕴超越资本主义的优越性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sup>②</sup>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 （二）从历史唯物主义生产理论的存在论向度看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现代文明的共同性特征。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从我国国情出发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人口规模巨大是我国社会的首要现实，要求必须明晰我国社会持续发展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坚持以人的生存与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大力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另一方面，现实的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与核心，在现代文明视域中，较为发达的社会生产力、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以及较高质量的

人民生活水平，符合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并体现现代文明特征的内在要求。历史唯物主义强调，满足人们衣食住行等基本需要的物质生产活动是一切社会存在与发展的第一前提，一切社会只有在充分发展物质生产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开展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观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发展实际，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完成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创造了“两大奇迹”，以强有力的事实生动地回答了如何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不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目标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且为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向度上为世界文明作出非凡理论贡献，由此推进了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世界历史的发展。

### （三）从历史唯物主义生产理论的社会批判理论向度看

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以及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实践超越。首先，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社会发展模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决防止西方资本主义形态下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及其相应人格的两极分化等，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本质要求，从根本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现实的个人”彻底解放的思想内涵。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西方物质主义膨胀的发展模式，在实践中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系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思想，进而构建与提升了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反思，在一定意义上，私有制阶级社会本身是“物质主义”不断发展的历史，即一部统治阶级通过控制物质财富实现对劳动人民控制的历史。相较而言，中国式现代化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作为实践规划，在“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的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文明，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sup>③</sup>，进而真正推动人类文明从“物本”向“人本”的系统转变，从物的

①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47页。

②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2、23页。

文明向人的文明的全面发展。再次,中国式现代化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内在要求,是面对当代社会日益严重的生态与环境问题,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出发,反思并超越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发展模式的思想结晶。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发展模式受制于资本增殖逻辑,追求生产的不断扩张与人的需要的不断满足,必然形成过度生产、过度消费的生产—生活方式,在大量消耗自然资源的同时不断冲击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中国式现代化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内在要求,追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动态平衡,从根本上规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内在本质。最后,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致力于恢复被资本逻辑遮蔽的世界历史的社会发展逻辑,将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为宗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历史与现实进行考察可知,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

依然是威胁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因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发展,而中国式现代化主张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通过“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致力于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sup>①</sup>,展现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自由与解放的理想目标。

综上所述,基于理论与实践的生动的互构逻辑,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体现马克思主义主旨思想,内蕴马克思主义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反思精神与批判原则,而且在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创造性运用、发展并深化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与本质内涵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不仅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引领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而且深化了当今世界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探索。

## The Dual Dimensions of Marx's Theory of Production and its Contemporary Reflections

LIU Wei

(Post-doctoral Research Center, College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2)

**Abstrac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emphasizes that production is the primary premise of human history. Postmodernist thinker Baudrillard thus regards Marx's theory of production as a complicit ideology of bourgeois "productivism". In essence, Marx's theory of production contains dual dimensions of ontological inquiry and social critique. Baudrillard ignores this inherent unity and solely focuses critique on the ontological dimension of "production", disregarding its critical implications for capitalist production as a specific form of production. Baudrillard only provides a form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s theory of production. By recognizing the inherent unity of Marx's theory of production in its dual dimensions, not only can we respond to postmodernist deconstructive intentions towards "production", but also g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alistic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nd its reflection on and transcendence of the Western-centric modern social development model centered around capitalism. From the ontological dimension,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encompasses common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civilization. From the dimension of social critique theory,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reflects the fundamental nature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and its practical transcendence of Western capitalist civilization's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Marx's Theory of Producti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责任编辑:王文秋]

[责任校对:曹晶晶]

<sup>①</sup>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61页。